古典與流行

陳安

這或許是一篇學術論文的題目，我在這裡只是想說一說最近《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

此篇文章由文藝評論家本傑明・艾弗里撰寫，題爲《李雲迪爲何被炒》，從李雲迪被德國留聲機唱片公司解約說起，發出了一系列疑問：應該怎樣對待古典音樂？誰是眞正的古典音樂演繹者？誰是眞正的鋼琴演奏家？是李雲迪還是郎朗？

顯然，作者極其讚賞李雲迪，說他演奏浪漫派音樂家蕭邦、李斯特的作品達到了富有詩意的深度。他引用鋼琴藝術評論家哈里斯・戈德史密斯的話說，李雲迪精湛的演奏技巧和高雅優美的風格顯示他是最偉大的天才之一，這種天才「要許多年，不，要幾十年」才能出現一個。

艾弗里爲李雲迪被解約感到不平和氣憤，並因此聯想到仍然被留聲機公司器重、因在北京奧運會上表演及出版自傳而更紅火的郎朗。也很顯然，他不喜歡以至否定郎朗。他用「粗製濫造」、「裝腔作勢」、「華而不實」這些貶義詞來形容他，甚至把他比作活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鋼琴家利伯雷斯，此人頭髮蓬亂，服裝花哨，愛把古典曲目彈得輕鬆好玩，倒能常產生轟動效應。

連對馬友友，作者也有微詞，因爲馬友友灌錄「跨界準流行音樂」（也即以演奏流行音樂的方式來演奏古典音樂）而在流行音樂排行榜上居高不下。另一個華裔樂手，小提琴家林昭亮，就是因爲不願走這條路而被另一家唱片公司解約。

此篇文章的主旨就是想說，應該在「古典」和「流行」之間劃清界限，兩者水火不相容，那些唱片公司重視馬友友、郎朗，拋棄林昭亮、李雲迪的做法，是對古典音樂藝術的褻瀆。

筆者對「古典與流行」這樣的大問題並無研究，只是感到自己對李雲迪和郎朗，對馬友友和林昭亮，目前我都喜歡，一有機會聽他們的音樂會，我都會去聽。我稱賞艾弗里爲李雲迪仗義執言，欽佩他對古典音樂的執著態度，卻又不同意他諷刺郎朗在奧運會上演奏中國民歌，把中國民歌說成是「kitsch」（庸俗的文藝作品）。

我想，當一個人對他國文化知之甚少時，最好還是不要輕易加以臧否。

梓人的《四個夏天》

許定銘

原名錢梓祥的梓人，是本港的小說家，他是和崑南、盧因、蔡炎培、盧文敏等，從一九五〇年代成長的文藝青年。我初學寫作的年代，就很喜歡讀梓人的小說，他的作品常見刊於《中學生》、《文藝季》、《文壇》、《文藝沙龍》、《好望角》等文藝刊物上。

梓人的小說集有《沉落的情箋》、《離情》和《四個夏天》三種。處女集《沉落的情箋》，是一九六〇年代初，由香港五月出版社出的，書前有雲碧琳的序，說梓人的小說，有淡遠的散文味，屬於藝術創造的範圍。

《四個夏天》（香港太陽出版社，一九六五），收《願她永遠青春》、《高攀不到的玫瑰》、《我願做你的朋友》、《四個夏天》、《生辰憂愁》、《一朵年輕的花》和《表哥表妹》等七個短篇，寫的大多是極具時代感，充滿少男少女情懷的愛戀故事。

作爲書名的《四個夏天》，應該是他最喜歡的。梓人透過男女主角在海灘上：邂逅、分手、參加愛人的婚禮和重遇她一家，四個夏天，四個片段，寫一段失落的戀事。故事雖然平淡，但創作手法新穎、前衛，七千字的小說只有四個段落，一氣呵成的文字初看與人有壓迫感，但文字優美而富詩意，讀來像好友在你耳邊細細地訴說他一段失去的愛情……

徐氏太極

徐城北

太極拳有許多門派。記得五十年代上中學，因爲患有青春期高血壓，西城區的醫護人員到學校普及楊氏太極拳。我跟着學了，什麼起勢，什麼白鶴亮翅，什麼攔雀尾，最後則是收勢……沒學了幾天，高血壓就好了，於是這學拳也就停頓下來。等我中年回歸北京之後，才又有機會跟隨一批作家訪問江南的某個村落。那村落集體姓陳，有一個龐大家族學習並傳授太極拳的組織，甚至延伸到了海外。牆壁上還有一張代代相傳的網絡圖，第幾代的掌門人是誰，他上邊是誰，下邊又是誰，彷彿每一代都是一線單傳，彷彿不如此就不能保證組織的正宗與純潔。

最近發現樓下的老人也在打集體太極拳。原來是一位老太太牽頭，她帶着一個私家的錄音機，到時播放太極拳的音樂，別人就跟着她後邊，大家也把她封爲這個院的「首領」。不料，前幾天院裡又來了一位，是從江西來這裡看孩子的，是位男士。每天早晨他獨自找了個很小的空場，獨自打了起來。他不聲不響，爲了不驚擾別人，也爲了不打破這個小院中「領」與「學」的既定秩序。但眞正的好玩意是遮擋不住的，院內老人紛紛圍繞去看，去讚揚，去要求請他代班。老人沒有表態，最後說自己不過是探親閒住幾天，等下個月，肯定是說走就走的。經不住大家的盛情相邀，他最後只得進入了大群，但堅持呆在一個角落，亦步亦趨地跟着那位老太太。他眼睛看着老太太，大家又看着他——結果這一比，差距也就顯出來了。老太太心裡不舒服，你們用我的錄音機跟着我，我都沒收你們的電池費，怎麼得寸進尺，又搞來一個老頭子搞起「顚覆」來了。

老頭發覺老太太不樂意，他只是過路的，不是這裡的常住戶，於是動作也就逐步縮小，不再那麼有模有樣地了。群衆也發覺了，有兩位不知就裡的，還一個勁死磨老頭多傳授幾手。老太太看在眼裡，一言不發，第二天她沒聲張就缺席，第三天還沒來。等第四天她的鄰居傳出話來，老太太到最北邊的天通苑去伺候女兒生孩子去了，一時半會回不來。而且，臨走把錄音機也帶過去了。老頭沒說什麼，每天依舊在固定的位置打着自己的拳。他的拳有格式，絲絲入扣，每個招式都有固定的節奏，彷彿一道水波似的，是一股有急有緩的流。我不時在遠處靜觀，眞能感到一種無言的美。但可惜的是，老頭不久也走了，他來北京是探親的，任務完成，他還回原籍去了。可老太太還沒回來，於是打太極這攤就「放了羊」。老人們等不得，發現臨近小區有打大雁功的，於是紛紛湊了過去。不久，有不少又退了回來，原因那邊是收費的。老太太終於回來了，錄音機重新又響了起來，老人們重新聚集在一起，手腳做着動作，但心裡不是最初的滋味了。

我遠遠看着這一幕，心中不免浮想。我想起自己敬仰的一位老人：京劇著名老導演阿甲。他如果還活着，早已超過百歲了。他是江南人，民主革命時進入延安，成爲那裡的頭牌老生，他唱《四進士》，既有麒派的，也有馬派的，更有他自己的獨到體會。解放後曾擔任中國京劇院的總導演，「文革」中受江青迫害，他最後當到劇院的名譽院長。我曾多次採訪過他，他跟我講起過早年的經歷：曾在老家宜興的一個廟裡，跟一個老和尚學過鐵砂掌，又跟一個老太太學過京戲，這老太太曾在譚鑫培家當過保姆，對譚腔無師自通了。阿甲在延安學過寫字，於是最後他把這幾樣綜合起來，變成了一種沒名字的拳法，每天都去北海五龍亭附近顯示。周圍時常有人圍觀，並問：「您打的這是什麼路數？」「沒路數，瞎打的，如果非要起名字，不妨叫做『龍舒掌』。我還沒定型。現在只有三合一：武術中的掌、京戲程式的分切、書法中的轉筆。將來再把它們重新組合，分別加上古典詩詞中的詞組。」

我本來是想學一門太極的，不管楊式還是陳式，但發覺太麻煩了，我尤其懼怕人際關係上的複雜。不如學一學阿甲的榜樣，以我做古，自創一門徐氏太極罷了。所謂什麼氏的太極，無非是自己先在心裡把它的脈絡理順了，然後在打的過程中從既定中再加一點隨意。阿甲就對圍觀者說：「你們注意過沒有？我每天打的都不完全一樣，我每天的心氣也不完全一樣，我就根據自己的心氣來，這兒一軟了，那兒就硬了。但總的方面我是要找平的。」總的方面上找平——這實在是經驗之談。

郭老與周公的情誼

馬承鈞

人與事

去年是中國現代大文豪郭沫若逝世三十周年，郭沫若一生交際甚廣閱人無數，但對其影響最深、幫助最大者，則非周恩來莫屬。周公與郭老，一位是中共領袖，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一位是現代詩人，傑出的文化鬥士。他倆性格各異、經歷不同，卻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結下深情厚誼。回憶他們之間的戰鬥情誼，不無啓迪與教益。

早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前，政治部要物色宣傳科長人選，周恩來得知正在廣州大學任文科學長的郭沫若有意參加北伐，就推薦了他。郭到任後不負衆望積極工作，很快升任政治部副主任。翌年南昌起義時，經周恩來介紹郭沫若在瑞金加入中國共產黨。七七事變後郭別婦拋雛，從日本返國，在周恩來領導下積極投身抗日救亡，後赴重慶出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根據周的指示，郭與田漢、洪深、徐悲鴻等一起組織了十幾個抗敵演劇隊和宣傳隊，一九四一年起的一年半時間裡，郭沫若一鼓作氣創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等歷史劇，爲宣傳抗日做出了積極貢獻。

周恩來非常讚賞郭沫若的才華，更重視這些新編歷史劇的政治意義，每每給予具體的幫助，更親臨排演現場予以熱情鼓勵。郭沫若更常常念劇本給周恩來聽，徵求意見。郭在《棠棣之花》中寫聶政服喪三年，周認爲聶政是一個遊俠，並非儒生，讓聶政在家服喪三載不合適，郭當即作了改寫。《棠棣之花》在重慶演出時，公務繁忙的周恩來竟一連看了七遍。五幕劇《屈原》的公演更是轟動山城，周恩來對劇中慷慨激昂的《雷電頌》尤爲欣賞，幾能背誦，他還在天官府郭的寓所設宴慶賀演出成功，說郭沫若爲團結抗日立了大功。從那時起，周就尊稱比自己長六歲的郭沫若爲「郭老」，郭則尊稱周恩來爲「周公」。

一九四一年郭沫若五十壽辰，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發表賀辭《我要說的話》，稱讚郭沫若滿腔的革命熱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旺盛的創造力，文中說：「魯迅自稱是『革命的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是將沒有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着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一九四四年底周恩來由延安飛回重慶，與郭沫若、柳亞子等人相聚，暢談延安現狀。郭在席中賦詩道：「頓覺蝸廬海洋寬，松蒼柏翠傲冬寒。詩盟南社珠盤在，瀾挽橫流砥柱看。秉炬人歸從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光明今夕天官府，扭罷秧歌醉拍欄。」流露出對延安的嚮往，更表達對周公的敬仰和兄弟般深情。

當然，郭沫若身上也沾有不少才子的習氣。一九一六年他在日本留學時與日本女子安娜同居，安娜爲此與父母斷絕了關係，並爲他生了五個子女。一九三七年郭沫若不辭而別離開日本，令安娜惶惶不安，抗日結束後安娜攜子女前來中國，當她知道郭已另有家庭，自然悲痛不已，多虧周恩來等人從中周旋，並設法爲他們提供各種幫助，才得以安頓下來。解放後，在周恩來特別安排下，安娜還被吸收爲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郭沫若後與于立群同居，一九三九年結婚……對這些生活中的問題，周恩來曾多次好言規勸甚至批評郭，還要向各方面作解釋工作，對此郭沫若自然銘感在心。

解放後，身爲共和國總理的周恩來日理萬機，郭沫若也擔負起文化領域領導工作，兩人的友誼有增無減。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旗幟下，郭老先後寫出歷史劇《蔡文姬》、《武則天》和電影劇本《鄭成功》，周總理仍是郭氏戲劇的熱情支持者。《蔡文姬》一舉推翻千百年來曹操「白臉奸臣」相，塑造了一位重才舉賢治國有方的政治家形象，一九五九年國慶十周年大慶時由北京人藝隆重上演，反應很好。周恩來百忙中親臨觀看，還打電話提出自己的建議，結尾一幕蔡文姬穿上大紅袍子，就是根據周的意見修改的。

「文革」爆發後，周恩來親列了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李宗仁等人爲「特別保護」對象，獲毛澤東批准。周公對郭老的關心可謂用盡心思，他親自安排郭老一家秘密轉移，經常安排他出席外事活動，提高其政治地位。一次郭老陪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北門口送外賓，時值午夜寒風刺骨，周恩來責怪下屬「郭老這麼大年紀還讓他吹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一夥搞「批林批孔大會」，矛頭直指周恩來、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還公然點名批判郭老，讓他站起來當衆予以羞辱。周恩來聞訊後大爲惱火，當晚指示有關部門精心保護郭老，務必二十四小時派專人守護郭老身邊，對其起居等也做出安排。郭沫若得知感動得號啕大哭，說自己對不起總理、連累了總理！

但「狂飆」無情不勝防，郭沫若的兩個兒子還是死於非命。先是很有音樂天賦、就讀於中央音樂學院的小兒子郭民英，被紅衛兵搞得精神崩潰，一九六七年自殺身亡。翌年，在北京農業大學上學的郭世英被造反派「隔離審查」時，從宿舍四樓窗口墜落身亡，造反派卻污衊他「自絕於人民」。世英被關押期間，郭老有機會與總理見面，如果請周幫忙，世英或能倖免於難。但他深諳周公忍辱負重苦撐危局的處境，終於沒有出聲，乃至夫妻倆後悔莫及。二十六歲的世英繼承郭老的詩人氣質，極具文學才華，最受郭老疼愛。兩年內痛失二子的巨大傷痛，無情摧殘了郭老的身心元氣，這種撕心裂肺的悲涼是旁人無法想像的。郭老獨坐書房，以淚研墨，一頁頁抄錄兩個兒子的日記，以此寄託深深的哀思。如今北京後海郭沫若故居書房裡還擺着郭老那一冊冊淚水沾染的「手抄本」，掛着郭老與兩個兒子含笑的合影。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總理與世長辭，郭沫若悲痛萬狀，強打精神在病榻上寫下對半世紀肝膽相照的戰友與知音的悼詩：「革命前驅輔弼才，巨星隱翳五洲哀。奔騰淚浪滔滔湧，弔唁人濤滾滾來。盛德在民長不沒，豐功垂世久彌恢。忠誠與日同輝耀，天不能死地難埋。」兩年後，八十六歲的一代文宗郭沫若，也與世長辭了。

周恩來與郭沫若（資料圖片）

自己買花自己戴

葉萍

人生在線

每個女人都渴望這一生被一個愛自己的男人呵護着，吃他的飯，穿他的衣。連個性獨立，金錢上一向分明的張愛玲新婚時，都歡天喜地地接過胡蘭成給她的錢去做皮襖。「用丈夫的錢，如果愛他的話，那卻是一種快樂，願意想自己吃他的飯，穿他的衣服。」爲了心中的愛，她可以滿身的光華不要，願意低到塵埃裡。

是啊，女人這一輩子得有愛情。即使是再怎麼才華橫溢，自立自強，倘若得不到愛情的滋養，也是開不出完滿美麗的人生之花的。我一女友，天生麗質，且名校畢業。自小在母親女人當自強的訓導下成長，一路刻苦上進地讀書工作，靠自己打拚出一片燦爛的前途。如今的她已是內地一所省級醫院的主治醫生，業務骨幹。可是年過三十八了，竟還沒有找到生命裡的另一半。她是那種寧願沒有，也決不湊合婚姻的女子。所以，這麼多年，一個人固執地堅守着寂寞的靈魂，任憑外面的世界浮華熱鬧，我自活得如傲然挺立寒雪中的一枝梅。

也在很多個黑夜裡，她躲在自己的房間裡，端着酒杯，一杯接一杯地自啜自飲，淚，無聲地滑落已青春不再的臉。但第二天早晨，她又是一身職業裝，精神飽滿地投入到自己所愛的事業裡。她的臉上，你看不出昨夜的悲傷，而是沉靜，從容。畢竟是智慧的知識女性。她空閒時間，看書，聽音樂，旅遊。後來，她告訴我，她想明白了，要像鐵凝五十歲終於等來了如意郎君華生那樣，耐心地等待屬於她的那份眞愛。所以，她要開心地生活，先把眼前的事做好了，對愛情，不強求不妥協。「自己買花自己戴，也是一種不錯的生活方式吧。」她說。

這是自強自立的新時代女性。她們有自己的生活追求目標，無論是對事業，還是愛情。活得理性而自尊，認眞而執著。這樣的女人讓人肅然起敬。但生活中也有許多這樣的女性：總想靠自己一張漂亮的臉蛋作資本，千方百計要找個有錢男人，過上榮華富貴的生活，至於有沒有眞愛在其次。自己買花自己戴，太辛苦！哪怕當二奶，三奶也心甘情願的，或者乾脆明着去搶人家的老公亦不覺廉恥。「嫁人是人生重大的機會，要把握好啊。」「幹得好，不如嫁得好。」這已成爲現如今許多女孩子追求幸福的「警示語」。

倘若運氣好的話，男人肯跟你結婚倒也不錯。問題是，如果男人有一天厭倦了你，又有了新歡，你又該如何呢？當怨婦？當棄婦？不自立的女人，是弱者啊。所以，還是自己買花自己戴吧。因爲，這個世界充滿太多的變數，你唯一能把握的，只有你自己，可以扼住命運的咽喉。

兩篇《錢神論》

安立志

文史叢譚

雖然說「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行的」，以致在久遠的古代，就有人看到了金錢的巨大作用，而《錢神論》就是典型的說法。最早的《錢神論》，其實是晉人成公綏的作品。成公綏（二三一—二七三），字子安，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辭賦甚麗；性寡慾，不營資產，家貧歲餞，處之如常，正是因其身世與經歷，方能寫出《錢神論》這樣的妙文。全文如下：

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已。執我之手，托分終始，不計優劣，不論能否。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何可暗使？」豈虛也哉？

成公綏的《錢神論》見載《太平御覽》，雖只是殘片，其刻劃世象，剖判人心，切中肯綮，力透紙背，亦見其深度與功力。然而，在晉代卻有一篇影響更大的《錢神論》。作者魯褒，「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公元二九一—二九九年）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不過，見於《全晉文》的《錢神論》亦非全文，乃後人據《晉書》、《藝文類聚》、《初學記》合抄而拼成。「其略曰」：

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

錢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佑，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

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閨。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

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

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云：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

魯褒生活的年代比成公綏晚了二十多年。成《論》共六十九字，除前十六字外，其餘均在魯《論》中出現，或謂魯《論》係對成《論》的擴展與發揮，是否確論，權爲一說。《錢神論》雖名以「論」，實乃辭賦。鑒之原文，其中虛擬司空公子與綦毋先生之問答，極論錢之妙用，且諧謔諷喻，酣暢淋漓。

公元三世紀，短短幾十年接連出現兩篇《錢神論》，決非偶然。三國歸晉之後，社會經濟有所發展，但從皇帝到官吏，巧立名目，賣官鬻爵，拚命搜刮，貪得無厭，徇私枉法，「貨賂公行」，產生了一批極力聚斂、大肆揮霍的富豪。據《晉書》記載，著名的如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盡山陸之珍。」王戎則「積實聚錢，不知紀極」，仍「晝夜計算，恆若不足。」而和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錢神論》問世後，東晉歷史家干寶認爲，「核傳鹹之奏，錢神之論，而睹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晉紀總論》）以致「疾時者共傳其文」。

其實，「錢神」之謂，並不突兀。古代中國是多神之國，樹石蛇鼠，皆可爲神，何況錢乎？作者以如椽巨筆，揭示了金錢的異化與世風的溷濁。此時的金錢，早已不是價值符號，已經嬗變爲嚴重扭曲社會生活的「異形」，主宰了人生的貧富、強弱、貴賤、安危乃至生死。「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錢之爲物也，「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可謂無所不能的「神物」。現代經濟學有「貨幣拜物教」一說，「貨幣」即錢也，「拜物教」即神也，「錢神」豈非「貨幣拜物教」之濫觴？魯褒以「錢神」二字，道破「貨幣拜物教」之實質，可謂窮形盡相，入木三分。

文中精彩之處頗多，「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揭示了錢的流通功能；「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闡述了錢的貯藏功能。而「親之如兄，字曰『孔方』」，正是後人將錢稱爲「孔方兄」的最早版本。